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書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疎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衆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為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無譜

者固多矣有譜而泛及乎遠者亦多矣族而無譜則不知其本始之所自忘其祖也有譜而泛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為吾之先誣其祖也為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為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有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族則在五季時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四百餘年入宋為鄉之望俗族舊譜有亡失于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修輯而無所考見乃廣詢

諸族之故老及檢尋先世遺簡殘幅略得其宗派流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為陳氏之族譜焉失其名者則闕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實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及夫居閩之世蓋不忘其祖而亦不敢誣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推而至于睦其族在上者既立之宗以繼之又有不悌不睦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無有不相親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澆偽

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而驕勢利而爭甚而手足同氣猶相逝如途人而况于服之窮乎况于十數世之遠者乎為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世之薄乎此為所為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伯起著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犬而為天文地理細而為制度名物微而為性

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于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交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反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矐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烏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旨縻剖有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

是編之有益于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  
豈專為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  
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  
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而動不違乎時則深于  
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考唐虞三代之治而  
以之修己治人則深于書者也若夫迷溺于文  
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為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  
之所望於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  
道者不可不得乎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  
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  
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  
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  
其理實具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  
不以僻而求之也大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略  
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  
不達其意其于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益之

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章句釋其義理  
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于世其辭詳以密其趣  
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于受業私淑之  
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  
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愈  
多而道愈幽使讀之書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  
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  
若求于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  
十年遂取諸家管窺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  
而關之隱昧者引而神之旁通曲暢著于簡牘  
名管窺抑可謂有功于朱子也已嗚呼而立異  
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  
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  
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錄序

顧君仲明錄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  
題曰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于世夫豈易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擣章摘句雖若異乎右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酬唱蒸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于人而流傳于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望于族蓋非一姓而顧氏尤為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者矣其賢固有厚焉者矣其子貴乎文也言之不文其傳曰不遠此君子所以姓支派亦有繁衍衆多焉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感于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場屋者比肩駢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為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存一二于千百年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于一時者卒不免于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

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為首書中所論朋黨事  
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  
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為人此又顧君托始  
垂訓之深意也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夔夔公為作  
大字書而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為說言夫修  
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右以朝夕觀省  
為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名而責其以成人  
之道則為之字也得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  
而寓夫儆戒之意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  
不惻然思有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  
劍戶牖有銘蓋所以自警也今也耳朋友已之  
稱字而目諸公訓告之辭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比之銘盤几席刀劍戶牖以自警者奚以異若  
以朋友之稱字為尊乎已而銜諸公之文以誇  
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吳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俗民俗之所以厚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為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貧有貴有賤版與親盡于是始相視如途之人應世愈遠疎者益疎甚至乎富而役貧貴而奴賤遂令同宗共祖之人而為傭奴役隸之屬其故何哉由圖譜之不明也是故族必有譜然後知夫派之別也而其源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忘貧則民于是乎不偷而俗且歸于厚矣然則族譜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別親疎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舉存于是其所繫願不重歟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淪日趨于偽簪纓胄胤降為皂隸故家舊族有譜存焉者寡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貧若賤者為非其族而邈焉不之恤故故吾每觀人之俗譜未嘗不興感于斯也吳氏之先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于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登仕籍者若于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疎

遠弗遺後世子孫于吉凶合族之際考諸圖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意固君子之所尚也因為之序其端使覽吾文者或有倣焉則孝悌之心豈不油然而生子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久則世遠世遠則親疎非譜以記之則同宗相視為途人曷知所自之本于一原哉晉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為次自高曾至孫五世而一遷蓋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以聞而知之庶不失于虛誣之誦也坊郭徐氏一十七世孫士奇明蔡氏書

肄進士業出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孫所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積慶累仁而致之也徐氏自天啟福間于閩之秦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居不一獨邑居繁衍登名桂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山下孔徐多青紫

則其世族可知矣令士琦復能修葺舊譜使根  
株枝葉燦然後人遊流求源可坐而致是亦孝  
之大者也吁祖宗以孝義之積而致族繁子孫  
以孝義之推而修典備古人致重于斯詎不信  
乎若士琦者可謂賢矣于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娛情者苟非其所有則  
必將盡心力以求求而且不能必得苟得矣又  
慮夫攘竊之患重固扁鑰惟恐其有窺而伺之  
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為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  
有是則物之可愛可愛者適足以累夫人耳若  
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譽有  
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為可貴也然世  
之人鮮有知愛之者惟方外清幽之士時有取  
焉浮圖宗旨南居玉環之靈山遺塵垢絕世紛  
金璧珠璣之寶錦綺蜀翠之華象齒犀角琛貝  
外國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舉不足以易其  
性情汨其心意而扁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

好尚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為物其來無方其去  
無迹舒卷自如變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  
千態萬狀若有若無可玩焉而不可執可望焉  
而不可即旨南閒居是室結跏而坐由禪定起  
觀白雲往來于山谷中漠漠乎與身同虛湛湛  
乎與世同寂浩浩乎與之俱遊于鴻濛之上悠  
然獨得其趣而豈世俗之所能知者旨南既以  
之自樂又求能詩者歌咏之且徵言于予故為  
之序引使知旨南者觀于是詩而有以見其志  
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而得其為人矣

望雲圖詩序

凡為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于左右則敬養之禮  
備違乎膝下則思慕之情深故雖顛沛流離之  
際耳目不反夫形聲之接而所以思其親者曷  
嘗頃刻忘哉昔者詩人于行役之勞而不得終  
養也則有陟岵之篇蓼莪之賦發之于性情形  
之于歌詠使後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  
又况于身處其地而親歷其事者乎常熟繆侃

叔正世居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城  
 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為掾江浙故父  
 及弟皆寓居杭秋七月寇犯杭城二弟相繼沒  
 于兵若疾叔正携妻子入杭省親居無何三關  
 有警乃奉母度浙江僑居會稽之柯山既而杭  
 城克復母氏復返父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帥府  
 療于職守弗獲歸侍而仲素君子已亥歲丁大  
 父憂自杭歸常熟之故里明年庚子叔正且自  
 四明從君來溫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望  
 各天一涯十餘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杭數  
 月耳叔正每以不獲奉溫清進修黷為恨對人  
 言之則歎歎太息乃取唐狄梁公望白雲思親  
 舍故事俾洪元質畫其故鄉雲山之景及所居  
 之室曰猗猗堂者以為圖題曰望雲而士大夫  
 之相知者又為賦詩以述其志并寫于上叔正  
 朝夕掛圖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  
 友所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謦  
 欬于父母之前可謂不忘其親而切于思慕者

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之遺體也  
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常存而所以奉  
父母之遺體者必將無所不至矣况虧其行以  
辱其親乎子故為之題辭抑亦古人序詩之意  
云爾曰蘇書堂曰此類國朝曰蘇書堂曰蘇書堂  
食志太史氏家譜序

自因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  
以字為氏遂以為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為姓  
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源流益難別矣故有  
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  
同出于挑商殷宋孔之同出于子與夫周魯鄭  
衛同出于姬之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  
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為王馬姓  
出趙馬服君奢而馬矢氏之後亦為馬劉出劉  
累為堯之後而項伯妻敬賜姓曰劉劉聰亦自  
姓為劉至元魏高齊後周隋唐以迄于今或賜  
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  
而末同者也是則族之廣者益渾渾清而莫考

其實矣又况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往黃緣攀  
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敢盡心乎若太史者  
其支派傳次譜雖弗完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  
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子餘始見  
載記其後顯者戰國有齊大夫敷三國時有建  
昌言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揚州文學  
叔明都尉初從江南文學居吳興傳至承事府  
君基復還臨安承事之玄孫曰玄出其所著家  
譜以示余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  
餘年矣文學之後迄無聞人且世次之微久將  
湮沒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  
玄之用心亦可謂遠也矣夫盛衰消長理若循  
環太史氏之微也久矣烏有微而弗著者異日  
蕃衍盛大其必在玄之子孫乎

美陳國英修堰詩序

溫之平陽濱海為州州之南為長港港之南有  
田四萬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梁通潮汐  
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稼宋嘉定中鄉人孫

下... 卷十  
君居雅始為堰八十大于津流入海之衝外障  
海朝內蓄清流數鄉之人或賴其利元至正三  
年堰壞屢修治弗克完農氏失業歲以薦饑越  
五年岳侯伯仁來知是州將召民致其役州人  
陳君國英素有好義名聞之奮然以為己任乃  
率眾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勞之適時堰成  
而尋復壞眾且縮手君獨勞心殫慮百計作治  
至于不遑寐食不避風雨靡怠益勤竟獲備功  
舊規克復于是鄉之父老咸曰其自今歲且有

望吾無患饑矣陳君之惠其可忘哉而文士遂  
相率為詩以稱道之予既美陳君之勞而嘉吾  
鄉之蒙其利澤也故為序之而系以歌曰悠悠  
巨海兮漭漭洪波山斷水交兮潮汐奈何溢于  
川源兮甘泉為醴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  
經始兮墮以沙土堰其要衝兮以防以禦爰得  
清流兮溉我禾黍食我農兮實我庾歲既遠兮  
決壞饑饉薦至兮為我農害思昔人兮誰復繼  
維茲有土兮為我農惠沈土萬簣兮下石千艘



再毀再成兮其後孔勞隱以金推兮既完且牢  
斷截龜龜兮悍逞鯨蛟誰實為此兮利我農畝  
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  
吁嗟斯人兮惠我孔厚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一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贈送序

送林希顏歸永嘉序

余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顏氏  
既又得何汝樵氏陳允心氏凡余在鄉井所與  
為友者僅止此耳而余知讀書為文不自暴棄  
而流于鄙俗者則希顏之助余者居多焉其後

余辭親戚去故舊而來遊于浙之西羈旅數歲  
思旬日之所相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  
可得見也六年冬十有二月希顏來吳中忽過  
余于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已俱  
壯大侵尋入于長老之域矣余以學無成功行  
不加進將欲廣遊道廓見聞斬有所樹立是故  
蓋浪江海日復日月復月歲復歲不自知其年  
之邁也可勝歎哉希顏之來志亦且有所為而  
以其愛親之故不欲契濶于溫清之奉也居無  
何復轉而東歸余雖愛慕欲挽留之然于義烏  
可得哉夫凡士之學古道思以自別異于庸衆  
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際至不可苟也  
蓋出遊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蘊親賢士  
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  
篤于宗族親戚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  
能兩全然則若何而可哉蓋亦較所輕重而行  
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遊而  
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為重孰為輕而

為出與處之計焉夫豈苟也哉今希顏之歸誠  
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道途乍往乍返為勤亦  
至矣吾獨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希顏之  
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輿先生皆能學篤行  
君子也若歸而朝夕侍焉而又窮究經籍尚論  
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千里之外也耶于  
其行姑序以為別善于詩者歌以系之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為士大夫

淵藪朝廷耳目之司在焉其達官往往知禮遇  
賢才拔引士類是故世之懷蓄知能思自奮者  
不之京師則之金陵也永嘉吳君起元以壯歲  
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  
于時毅然去鄉邑泝浙江道毗陵方且適斯土  
將以覽江山之勝發泄其胸中曳裾侯門蘄有  
所樹立夫豈流俗落落可比即起元伯父博文  
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典教于常兄起東父  
職教成均多為顯者所識使起元而無所挾也

不繫舟漁集 卷之二  
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况其為人有如此  
哉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負若是而今中丞公  
及諸僚屬又皆時之遠汲汲求訪遺逸不暇吾  
知起元之往果有所遇也已余與起元同里居  
又同為客于其行而來微言也故送之序而係  
之詩曰白日照綠水蘭芷發馨香游子有遠行  
采之以為糧手提太阿劍被服白玉璫豈無當  
途士致汝青雲傍

送高彥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為長官凡政事無大小必  
聽決簿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譴呵唯意所  
向得其人則一境安否則吾民受荼毒其為職  
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以無錫知州轉知  
高郵府高郵界長堆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  
稱有魚稻之美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  
仍民困于飢俗浸以渝姦盜滋熾其為理殆難  
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益以公之能為也予  
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率以官為生相與

不繫舟漁集 卷之二  
語則曰其所沃壤可為也其所瘠土不可為也  
民瘼利弊一置不問惡乎所謂敬其事後其食  
哉夫國家設守令為民師帥崇其秩祿而責以  
六事若利顧一己如吾民何吾知高公之不為  
此也公嘗由象脊氏別厯中外往往有聲為無  
錫三年民安之既秩滿而居是邦家無盈貲其  
為人可知今之往吾文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  
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禮接故咸樂公之美  
而歌詩以饒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識黃文舉於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  
大不羈為文若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  
也前年春來勾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黃君之門  
人也伯和為人大率如黃君而歌詩又似焉余  
既與黃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挹負磊砢  
為客幾十年未嘗一旦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恨  
之歲五月楫而東歸過予言別予雖知伯和最  
深然亦齟齬于世願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

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懷蓄利器出遊無所合  
往往困心衡慮知自磨礪以求實乎內暨其老  
于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與夫壯歲得  
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相去何如哉。今  
伯和之不遇時惡知非天之欲福之耶。子歸力  
取聖賢書讀之與若師相教以古道自任勿以  
外物戚戚攝于中則他日之所成必有大過人  
者。將于是乎在。余志乎此而未能余有愧于子  
矣。于其行知伯和者各為詩以餞子。故引而序  
之。

送磨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寶磨為典客事其七  
月歸吳乃辭于常往來者皆歌詩以餞之予不  
可無言也。磨出天泉澤法師之門但法師賢也  
來游于衍公之門衍公賢也。二師之交游多四  
方之士其士皆賢也。磨于法師為嫡孫于衍公  
為從游于四方之士日與交接則磨又賢也。而  
與為方外友予得無賢乎。夫蓬生于麻而直曲

木生松柏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豈  
非以剝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夫人之  
與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卑以自牧者  
雖愚尚可得而化而况于賢哉今以曆之賢而  
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能遜志會衆善以充其  
學其庸可冀乎昔宋有寶曆師以文行為蘇長  
公所重至今人稱道之又惡知繼之者不在于  
子也耶品之而已耳于其行故以此告

送曾子白員外序

天下賓興之士由鄉而貢之禮部者歲大比不  
過三伯人其與禮部之選而升之天子之廷獲  
奉天對校官爵者不滿三之一焉夫以區域之  
廣億兆之衆越南燕北之所至日月出入之所  
近所取之士若是其少也而一科之中有能灼  
灼以事功顯著為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  
是則人才之難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  
年左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  
八人是科最號為得士其散于四方赫然而聲

譽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問之精深文章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己之端恪未有若曾君子白者焉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畧江南慎簡僚屬以為之輔于是曾君以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為從事官越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命自閩來温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之雅時方臥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際而處海濱避僻之鄉喜君子至于此也乃數數過其所寓講明道理商權古今暇則相從杖屨訪林谷

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每談及天下事未嘗不慷慨太息而歎歎也大抵儒者之在今世得柄恒輕而任責恒重方其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夫成敗之幾可以有為而曾不得其柄言之于人則見以為迂濶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內多故紛擾動勦其勢日趨于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求儒者以為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以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論議而少成事儒者蓋不足與有為哉嗚呼士大夫之生于斯時



也其將卷而懷之耶抑亦出而任其咎耶曾君  
蘊才得之美托設施之行且其籌策謀謨亦足  
以成就勲業而共事者所見率多異同卒不得  
伸君之志故知君者咸為君惜之雖然有猷有  
為之士布列于顯位言聽而計從則能亨天運  
之屯萃人心之渙今朝廷方更張以復太平之  
治如君之賢必見復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  
學進忠讜于廟廊之上而下膏澤于寰宇之內  
此則吾黨之所深望于君者矣君之還京師也  
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為詩以餞之而高  
為之序

送周尚文歸吳序

吳郡周尚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  
友而愛之予向日遊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  
今以兵戈道梗歸耕于鄉離群索之際而得以  
尚文為故尤與之相親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  
曰旦日將奉親以歸且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  
也予既與尚文親厚于其行也惡得無情乎情

動于中必形于外又惡得無言乎夫士之所以  
自重者由其有禮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禮存焉  
耳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于廉耻者  
不知擇其所從蕩然失已而不顧盡非迫于饑  
寒則誘于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後日之悔  
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尚文才質甚美而恭謹有  
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固可尚  
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親之暇其必勤于學而  
勵于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禮之舉雖  
細弗為也非義之得雖大弗居也夫如是則充  
乎內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矣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

國朝歲漕東南之米數百萬由海道以達京師  
米之所出多仰吳郡數年以來冠盜梗化吳郡  
之米不輸海漕之舟不發京師外饋軍旅內給  
百官俸祿糧餉之絕上貽廟堂宵旰之憂江浙  
行樞密院判官周君以省臺之命分鎮平陽綏  
降討逆境邑以寧艱勤累歲克底成績乃謂京

師天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為重為臣子者豈容  
以遐僻方外而弗究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問  
多寡庶幾可以率先遠近守土之臣咸供饋餉  
以成戡定之功乎由是哀諸境內得米若干石  
載之巨艦浮海以漕爰命顧君仲華曰吾以職  
守所縻不可以親往子其為我行哉仲華毅然  
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趣裝戒程略不以家事為  
意涉風波如履平陸真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  
周君于是舉也忠愛不忘乎國顧君于是行也

義勞不圖其私使為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  
盡其忠者乎為士者皆能如顧君其有不勇于  
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尚而天之所佑者也  
仲華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勤而寵賚之  
韋布而徃衣錦而歸其在茲後矣于是鄉之文  
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以饒而陳高序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仕于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  
化民善俗者唯學校之職為然凡郡縣皆有學

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弟子事郡守縣令治其  
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咸出守令而教之以詩  
書禮樂使耻廉耻退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  
由于師故有賢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為治不能  
為善治縣學之師曰諭諭主教一縣則為職亦  
重矣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  
輕授而下以慢為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苟延  
月日以希考選甚者至糜廩庾之委積而據其  
高廩以為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其勢然也間

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為教者不過循當世  
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高  
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銳于進取  
出為國家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  
聞舍本而趨末其于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  
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弊  
矣同里劉君景玉以帥府檄為婺之金華教諭  
景玉明經而富于學其智足以謀其強足以立  
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

樊畫已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王嘗抱  
利器試于有司屢為其所抑今居茲職宜若有  
不屑焉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以所  
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王往而加  
勤焉俾教彰于一邑聲流于四方豈非予之望  
于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為哉夫庠序之  
教世俗以為迂而有識者以為急頃者寇盜煽  
業赤子化為蛇虺有司以文法治勿勝卒至用  
兵戈櫛蕪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  
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于邪僻以犯  
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于治化夫豈小補  
哉景王之行也士友饒者咸相率為詩予故言  
教人之事為君贈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為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焉凡民之埋亂肥瘠恒  
必由之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芻糧器械  
之所需咸予民焉取具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  
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輒迫予有司有司或應

之稍緩則凌辱備至故州縣之官雖名劉介果  
毅不畏強禦者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  
其疾于民以紓己責日施箠楚于瘡痍膚體之  
上而嚴督其所出貪墨之輩又竝緣為奸則民  
于是乎重困往往弱懦者流離強梗者反側遂  
令安靖之區凡吾赤子皆化為敵者良以此也  
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  
志之伸也不亦難矣乎雖然君子之為政未嘗  
無其方也苟設心于愛民民亦未嘗不受其惠  
也師旅徵斂固不可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  
使之均平無所偏頗而又推側隱之意以取之  
則民雖困而不吾怨寧竭其貲力而禍變不生  
生可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乎州若縣者  
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為簿于興化甫曰  
子文之從仕非無意于民者也而遭遇時之多  
故則其難蓋十倍平寧之日矣不遇盤根之錯  
節無以別利鈍之器子文可不盡其心乎哉莆  
由為邑濱于南海雖不罹兵燹之患而供億之

繁夥蓋有不能免也當斯民困弊之餘而賦歛之必均撫摩之必至使之與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者之責歟子文之于為政固不待予言而知矣而予又以是告者潤夫世之居職者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淵泉序

江陰道士邵淵泉來永臺永嘉之大夫士凡與遊者皆矜其可與邁而淵泉之于久也不問賢

不賢與之遊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見淵泉旅邸視其貌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多轂輻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已自如不拘拘于形骸之內而為世所控絀者予甚異其為人然求其能則不可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道遙者耶或曰淵泉好修煉蓋明于內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後世為老氏學者祖述其語以為

煤形保生上說其法以吾身精氣為藥物用火  
候煨煉養之謂之內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  
其術蓋出神仙者流方氏所為非老子之道本  
然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根柢恬澹泊寂寞  
為門戶守雌抱一勿搖其精弗滑其神則自然  
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澗泉學老子法亦嘗得其  
要妙矣乎如得其要妙尚可假于金丹修煉之  
術為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  
彭殤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反其真貴在乎

達生隨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  
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氏者求之于周斯  
可矣澗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  
亦有得于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今則業于  
儒術既與澗泉不同道而澗泉之來求予言以  
為歸鄉之贈者亟請而愈勤澗泉奚所慕于予  
者哉予道不足以格乎已予文不足以振乎人  
澗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  
予之言亦可以知澗泉矣



送族弟祥遊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庸衆中能自標異頗涉獵書史  
于醫方星曆尤所精究向年為樂清陰陽教諭  
治職之暇則從師問學與諸儒生講明經籍縣  
尹杜君宗儒甚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辭論  
議乃知所趨向識見文采皆非昔日比予深歎  
美其質之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回  
忽過予言曰祥之齒壯矣馳驟于鄉里膠擾于  
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

為江東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所在其達官往  
往能禮賢引薦士祥將適茲土庶幾其有合乎  
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拔  
而致通顯者不可一二數也雖其無所抱負苟  
有推挽之力猶且成就况以汝之多能哉然予  
所見則有異于是固不容默默于汝也凡士之  
求遇于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  
而重于內也予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為人  
之道乎為入之道其必由學焉予將語汝以為

學之術乎為學之術力諸己而資諸人今汝之  
往而遊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己乎是故人之  
賢而有道者汝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而有  
之虛而之志以求進其知訥而之言以求踐其  
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毋悅于  
紛華而易其守也毋習于便佞而蕩其氣也毋  
口為禮度而心寔違之毋貌為恭莊而中則肆  
焉聞人譽己必反而思曰吾誠有美矣乎聞人  
毀己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乎毋少得而  
盈毋自急而畫如如是則日求克于內而不暇  
計乎其外內既克矣人不知吾不信也人吾知  
矣不遇于時無有也故車之堅可以任重也而  
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毅之  
苟汝治車而堅矣為弓而良矣為往而不為人  
所求不此之務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為事則非  
予之所望于汝也祥尚勉之哉祥行至吳吳之  
故人有問于者就以予言質之其必有以發汝  
矣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數夷狄悉芟克逆宥脅從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攻守無數殘民以逞以至于失律亡師而殃及其身嗚呼為將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于茲矣吾觀大將

之賢者千百人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也是故城邑之陷壤地之失人民之糜爛流離奸宄之縱橫滋熾皆由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將賢者非專善戰鬪之謂也宅心之不忠字民之不仁若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抑亦可謂賢將者歟君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而軍旅之事君寔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

賞罰布恩威馭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民猶慈父之于子也不順命者俘而戮之有附降者撫而育之二州之境寇以殄而人以寧君之力居多由是省臺交上其功于朝自同知平陽州事陞温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受茲職寵以節鉞之榮重以閩外之寄功澤被于黎庶而聲名達於遐邇豈非當今之賢將哉使世之建將旂握兵符者皆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戡定也久矣雖然平陽為州介在遐僻四隣皆

虎狼蛇虺之區而截然中處保障無虞用力倍而成功難夫以君之果毅謀略若統率其師旅以馳驅乎中原其勲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吾又未嘗不為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圖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內外之職而陝西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佐成中興之烈其獨于遐遠舉乎君其慎守忠貞之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願君仲明君之懿戚也來徵予言為君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而道

君之美以致其願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清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數  
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倨權勢者  
方驕肆得意甚仲彬布數為言不避去將敗未  
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于術也後  
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回會于真華玄館  
仲彬為予言幸為當道者推舉授官東歸予且  
知仲彬之有遇也今年之秋予來城中寓松臺

僧舍一日臥病殆吳元龍診脈忽有看道士衣  
冠者翼如而來逕入予室中揖予而坐予初不  
識其何人恠而問之則曰吾固棄俗而為黃冠  
矣始吾以術動公卿富貴可立致往來吳越之  
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瀕于死今吾觀世之  
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吾母年老奉之隱居  
因作養真道院于玉環山鳳林畧中之梅嶼將  
以終吾身為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吾之  
所賦于造物者既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吾于世

果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  
而又知仲彬之異于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  
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亦不失潤屋而肥  
身舉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習以為常其不  
能然者則眾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  
于當世不顧人之笑已而甘為迂焉豈不甚可  
駭歟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為至迂者仲  
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為世之所笑以為迂  
則與予同此予所以深喜仲彬也予聞玉環在  
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為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  
之不則果有三神山與否若玉環者豈即其地  
也耶方悲世俗之迫阮願輕舉而遠遊他日予  
或訪仲彬于海嶼之上而要安其羨門以與之  
接則亦將從子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叅預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于故  
宗知臨江府平陽繆公因曾仲衍來官平陽遂  
俾求訪其子孫令至京師于是知府之曾孫應

龍航海以往鄉人皆以為榮蓋知生之必有遇也予惟昔人于同年僚友舉生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為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尚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天下之人聞公斯舉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于生則不容無以告也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無其位而患所以立今生之遠方壯也志方銳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克進取有其階推挽有其人奚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觀其功業之盛文章之懿言論風旨之詳密而就學焉吾又聞成均之內人才所育生其往而游焉者頌之儒而尊而師之後秀之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于有位豈不于爾祖為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知于危公也為不忝而公之舉生也為無愧矣生尚勉之哉

不繫舟漁集 卷十一 廿三  
送林子植入京序  
國家用兵以伐強暴十有餘年矣後進師師凡  
俊秀之子弟其所業焉孫吳攻戰之書蘇張揣摩  
之策也以是馳騫乎當道急功利走權勢淫  
于聖賢六藝之文乃以為不急於用而莫之習  
焉夫自道學不明于天下世之為學者已不能  
推究本源然而猶幸家諷人誦古聖之經講求  
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士由是而興起焉豈不  
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修己治人之方乎假  
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其心術猶知  
慎所趨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為先而習俗頹敗  
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失有自其化有機  
能斡其機斯可以見其失矣要在乎上之人舉  
措何如耳故夫俊秀之士有能不為習俗之所  
移吾則舉而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  
從風而化者乎今寇盜就戮文教復興所以正  
人心所以易風俗蓋維其時矣操時之柄者惡  
可不用心乎哉林子植自幼從其師讀聖賢



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俗尚委靡之日而守之愈  
 確為之愈勤權謀之言未嘗入吾心也名法之  
 編未嘗經吾目也行輩之得志者群笑而叢議  
 之子植弗恤也故予美稱道其美以矯夫人為  
 今將往游于京師子植之為人非銜其能以求  
 售于人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知子植者哉  
 予固言之以為之先容使在上者知而舉之以  
 厲夫後進之為學者其于正人心而易風俗也  
 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言以自壯予語之  
 曰子亦嘗聞夫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于  
 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為釣斷蚓以為餌投竿洲  
 渚之中而鯨鯢鱗鱖日充乎庖厨矣既而聞有  
 釣于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于此焉于是  
 予以錐鍬為釣以鱮鱖為餌投竿于江湖之上  
 而鯖鱸鯉鯉日滿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于  
 溟渤者其所得之魚復有大于此焉于是乎懸

數尺之釣用全糖之餌投竿于萬頃之波而垂  
綸于千萬丈之流掣吞舟之巨鱗引橫山之修  
髻然後知夫昔日之釣其所得者微矣今子以  
儒試吏于郡自漕府以至于宥府非釣于洲渚  
而得魴鮒鱖鯪者乎由是而從事帥府舉貳大  
邑非釣于江湖而得鯖鱸鯉鯪者乎今茲之入  
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見子之釣于  
溟渤而巨鱗修髻惡乎可逃子之釣餌哉子往  
矣吾且拭目望子之得魚而返矣然予亦烟波  
之釣徒也泛不繫之扁舟垂無餌之直鉤釣于  
寂寞之濱而求希有之魚于茲有年矣未始有  
得也子之京師而問焉有能持竿從吾而釣者  
吾斯與之為友矣

送樓學錄序

予嘗往來道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環縣  
治者盤鬱美秀其溪自山中來經平地水清而  
流緩意夫風氣所鍾生于其間必有文雅淳謹  
之士前年樓君景辰來錄溫郡學與之接察其

辭氣信乎抱淳謹之質而文雅之懿者也不待  
觀其行事固已槩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  
學宮時四明楊君仲儒典教之初三衢程君思  
齊為學正始上凡學之序一新景而辰與二君  
周旋雅相得所以協力作興者其條理思齊為  
予言景辰在職嘗復豪民所侵田及正土田之  
籍使復其舊于學校為有功然後知古人行事  
果有可觀者焉予方喜而稱誦之以為文學師  
儒官皆賢者庠序之教其庶幾乎居無何景辰

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予則以為士之仕也  
將以有為也居下位其勢不得專而不可以為  
人才之庶高者多矣如景辰者假令得可專之  
勢其設施宜有出于人特以職之微而所建用  
未若磊落耳今田方武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  
急藩臬火臣往往起人于布衣而加之不次之  
位智者獻其謀勇者効之力景辰自茲以往豈  
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爵祿之顯榮聲實之流  
布殆未易量也區區校官惡足又為景辰為哉

于是皆相率為詩以餞其行而予為之序

無以送章氏二生遊國學序  
朝廷稽古以建國學其師儒皆極天下選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弦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極講明周旋揖遜必中規矩祭式獻酬必正儀式月考季試必嚴其程度屬辭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遜志焉其出躋膺仕立勲

業者往往而見蓋國家所以造育人材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彌善少而知讀書為學齒且長矣處鄉里間苦于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墮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尚也矣然京師繁華之會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聯鑣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伎雜處逕巷觀侈靡之色則目眩于視聆曼衍之聲則耳熒于聽其中為有弗操者乎故成均之內雖

不繫舟漁集 卷十一  
可以化質而成材而志之未堅定者亦易以喪  
己况自大學之道廢而不修為教為學者記問  
文詞之外無為焉學果為己乎聖賢之言人無  
不口爾孰若芻豢之甘焉者哉弼也善也其亦  
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弗慕焉也縱而嬉遊  
吾勿狎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  
吾企焉內焉義理之求而外焉威儀之習夫如  
是吾將見其質之化之速而才之成之易也爵  
祿之至乎何有今夫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  
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于居而學  
墮于遊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于二生之行  
也惡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一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教宗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  
春秋釋奠有簋簋俎豆之實苟歲之所不無以  
為出則庶事闕遺師生曠業而學校廢矣平陽  
舊為縣贍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負厥

費倍昔而田弗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  
三百二丁奉祭之贏教官祿且弗給是故訓導  
之師恒虛其席而絃誦之聲未之嘗聞前後之  
職教及守土者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為至  
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為教授慨然以興起  
學校為己任越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刺  
金孔汭行部閩廣取道于溫三月之吉適臨是  
州乃蒞學宮虔謁于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  
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觀視因不欣肅因覩學師

缺員生徒希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廩空乏  
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實我國家盛典而勉  
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于副元帥  
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若不知有干戈焉者  
子之保守撫綏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  
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庠序之教使之  
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為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  
蓋以教民而田弗充于膳士教奚由興盍圖之  
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

其入專為師弟子廩膳費而俾來徼記于余余  
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子弟來游於是者將以漸  
摩乎理義之訓涵泳道德之源少則習夫如洒  
埽應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  
之為士終之為聖賢其所以為教而學者闕大  
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闕乎而凡師弟子  
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為教之本與夫為學之  
道乎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  
有以孝親而悌長夫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

增田之功有補于學者豈小子哉蓋非御史之  
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  
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  
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其自撰也

樓雲巢記  
人有居于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為巢而  
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于是  
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居也詎庸  
處危巢以取顛躓哉予東華亭乃聞有巢居者



意其必避世俗離人群而與鸛鶴並棲于叢木  
之上也反往窺其居則為屋數楹深廣丈餘而  
表其名曰棲雲巢恠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  
疑吾之名室乎夫鸛鶴巢于深林不過一枝而  
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  
九堦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  
過容膝又有異乎鸛鶴之巢者哉然則吾之茲  
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  
囂俗慮不至焉惟白雲往來其間與吾同處同  
休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  
臥雲兮我坐雲席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吾未  
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吾之巢為小  
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地為巢天地一巢也寄  
吾巢于天地之內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  
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  
不能致彼造物者復斲于人惟雲也出入無常  
變化無方不以我貧而獨與我親取之以自怡  
而人莫與爭吾將始終與雲棲于是巢之中澹

泊乎相安道途乎無為世有知我知我且以我  
為有巢氏之民予于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  
之言似有道者吾為子筆之遂書以為記巢之  
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  
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為鳳與鳳與  
之野多山其最高大而特起者為許峰許氏世  
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  
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與許  
峰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  
乎其旁若虎蹲鳥厲壁立峙其近可接而撫  
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雲飛白夕陽凝紫奇  
態殊狀旦暮萬變景物之勝咸萃于斯憑檻而  
觀隱几而卧不待登高涉險而鳳與諸山舉在  
乎目中矣大抵因勝槩于坵壑者多在寒閒之  
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茅壘荒穢然後  
築室而居自非遁世絕俗之士未有久久而不

厭者也冬斯堂在象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  
 之族繁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貴游之士亦復  
 數有至焉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誦書奕  
 棋鳴琴寢處游息術術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逃  
 虛空去豈不相去遠絕哉嗟夫碧山之幽與斯  
 堂之美世之婦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  
 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擅而有之然前  
 人之來胥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宏遠矣許氏  
 其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年代有聞人在宋時

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蓋  
 其清淑之氣又有以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  
 已也景文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府  
 討賊有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于是  
 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城東門之外一里為金鷄山山之陽為東禪

報恩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開曠雖負城郭  
 無異迫野逆川順節來主是寺於兵燬之後重

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爍之墟煥然金碧衆屋  
既備舊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隙地遂為林憇之  
所其室三間中廣尋丈旁闢兩閣疎櫺密牖涼  
燠咸宜又作小樓僅容卧榻及置几案而其前  
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環其  
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  
圍穴垣為小門以出入內外迥隔市囂俗紛靡  
接于耳目因名之曰水竹幽居云予嘗偕客過  
俯池而觀則瑩潔可鑑倚檻而詠之則清標可

挹明月東出微風南來寒光隱映爽氣交襲備  
備乎若脫塵堞而遊虛空不知日之夕身之寓  
也客謂予曰吾聞為佛氏教者道存冲寂心與  
世冥而猶留意于物若是即予未有以應也乃  
相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于物不若  
以非物觀物而不物于物今夫湛然而澄徹者  
水也挺然而涓淨者竹也水猶法性本空法身  
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  
寔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況于水乎况

于竹乎又况于水竹之居乎于是賓主相視而  
笑釋然玄契遂記于壁俾感者祛焉

###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  
父則安厥居而忘其思矣故君子于此者必有  
以寓其思于耳目之所接觸焉有感而情于是  
乎生則雖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  
將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于遷室之東偏為  
軒焉扁曰遠山夫其蒼翠之色朝夕在望烟雲

吐吞松柏森列撩然于眉睫之間則山豈遠乎  
哉蓋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舊居括山下列  
楹峙乎崖石踈牖瞰乎深澗巖竹園卉茂樹清  
泉可憇可翫君髫髻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  
興于是絃誦娛遊于是時序改陵谷變遷之昔  
之棟宇今墟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  
構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  
沒四顧寥寂又無與為隣者乃舍其舊而宅于  
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賓爰有其所儒

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  
在于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  
之負山而居者庸詎非遠乎嗟夫敦仁篤行之  
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  
者雖遠千萬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  
今君之去故居無十里遙而不能忘情若此信  
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  
其祖也為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然則君之  
居于是軒不惟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  
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  
繼其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  
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為衆所宗云故為  
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制田以井授由士而上祭皆有田然其法之  
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取附墓田  
以奉祀事蓋生者之于既死日忘子孫霜露之  
思弗保其久而不急使有田焉則不惟可籍其

資于給用而歲時常祀田以存所以竭虔致  
享豈不可繼于無窮哉福寧林君宗壁孝其親  
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于  
是乎圖所以為久遠計也乃謀于兄之子某合  
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為祖禰春秋之享薦忌  
日之獻祠且刻其數于石以示後人而求予文  
以志夫報嚴祀禮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寢渝  
而世人于奉祀之孝漫不以為事者蓋有之矣  
或孝子慈孫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  
老氏而立祠焉曾不思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  
而況拓子虛空怪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  
明而斯民蔽惑亦大可也已哀然則林氏祭田  
田之舉誠今世之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  
思維則其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為斯  
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絪縕鬱積盤錯糾紛則凝  
而為山流而為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

之秀者也凡天下山川之美東南居多層巒疊嶂清漪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樂則必為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為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以安坐遊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焉作樓以為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山水之秀也季彬遇予淮南而徵文為記予未嘗至江

以東若茲樓之勝固不可得而知然試以聞于季彬者言之則琵琶巖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又迴環乎四向爭奇獻恠含輝呈媚陰晴異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冷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堞遺世紛若徜徉于物之表而忘其寢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旁觀邪睨應接不窮于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為老氏得澹泊以無為寂寞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無乃在于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明義田

三代之世同黨相救同州相賙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

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恠于施予甚者至于骨肉同氣雖極凍餒瀕于死亡猶邈然不之恤而人亦恬不為恠于是而有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有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禮買田其鄉為義田幾若干頃歲籍其入以賙恤宗族隣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經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其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姑蘇迄今數百年

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  
聞文正之風而興起與雖其規模有所不逮然  
亦各其隨力之所至而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  
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個其宗族  
恤其隣里則施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  
厚民俗而有補于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  
府辟教諭贛榆縣之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  
稱于鄉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  
子三友軒之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  
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道經吾里先  
人館為一時遊從皆冠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  
于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名其軒  
親為之大書俾揭諸楹今先人歿而軒未有記  
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觀以無忘先人美  
而嗣志弗怠子其毋辭子謂孔子稱益者三友  
而益子之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蓋惟善人為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呼朋友道廢已久富貴者有所挾賤貧者有所冀上下之交非諂則瀆又人之常情喜腴而惡澁聞其過飾詐而靡尚夫試以己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見擯于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為人所狎然則能取益友于今之世者可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而觀斯名思所以繼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磨以成其德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為法願不偉歟伯尹名塋其先人名某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友人邵文伯為之求文以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間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一知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况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齋

抑自處于顏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為人也外  
和而內專去華而務實故常自以為愚為人亦  
從而愚之其知伯王者則曰我伯玉豈真愚者  
哉伯玉于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  
于人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王者豈真愚哉  
予于是而得如愚之說矣昔在太古群氓蚩蚩  
敦龐倥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死于智巧乎何  
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為澆漓于是乎有愚智  
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于機變以相詐相欺  
有不同于俗不合于世而淳質所文者則咸指  
為愚為甚矣世道之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彼為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于物而喪乎  
己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甯武子  
邦無道則愚吾夫子以為不可及若二子之所  
謂愚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稱之  
其為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  
過伯愚坐如愚齋中相與論鴻濛混沌之初必  
將有以語我乎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取于物也必有豪華之  
之士悞情乎花卉清修之士邊意乎松竹是皆  
其趣有所合非可強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  
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  
俗尚侈靡廊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蔣名木蓄  
奇石以奉燕遊資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  
獨能不移于俗而所好出乎庸衆宗元居嘉禾  
漢唐所處之地一闕之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

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小池累甃為垣  
於垣之外叢植修竹碧幹離立綠葉茂敷陰映  
凡席可愛可玩而其室之幽愛恍若在深林邃  
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  
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為幽宗元懷清修之志脫  
豪華之志偃仰于是咏歌于是待賓客朋友于  
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清以正其氣爽  
以豁其發為詩也後逸而深丈夫然後知竹之  
于幽居為最宜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

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今夫冬夏不變有貞  
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者  
抱道之器也直其外者卓行之表也故竹有類  
乎君子比德焉宗元年壯而質美積學而懋行  
吾見其德之成有日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  
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宗  
元尚思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為人臣止於敬樊遲問

何孔子告以執事敬與人忠忠敬之道大矣哉  
是故以之事君則盡臣道焉以之自治則盡人  
道焉君子于忠敬不可斯須忘也斯須而不忠  
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而不敬則怠傲之意起  
矣忠也敬也其為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  
天台賈侯名其屋室曰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  
家子好禮知學問沈毅有謀自汝穎扇孽海內  
用兵侯敬質鳩義旅保鄉聚至正戊戌從軍來  
溫每有征伐未嘗不在行踣柵溪守安固入橫

陽昏躬環甲冑率先士卒卒以成功他師有異  
謀者使來誘侯侯曰吾惟知忠于國者是與遂  
發其姦夙夜在公小心慎密至於交際朋友必  
盡其情處事不苟而兢兢畏謹然則侯于事君  
與人之忠為臣執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  
堂以是名夫何泰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  
德之輿也基積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  
記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而  
存心焉則侯之德益傳于永久矣若夫景槩之  
勝厦屋之美泉石樹林之幽茂則固不待述也  
侯名高字伯高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溫城環十八里居者二萬家甍連棟接簇簇若  
蜂房只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為重屋以處層  
樓飛閣翼起相望于湫溢喧闐之中而有閑靜  
幽雅之趣吏胥叫囂隳突稍遠于耳目可以舒  
懷抱集賓友游焉而文藝樂焉而絃歌則非特  
任允高眺遠而已婁鑄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

卷道且近市為閣堂屋之上名曰清芬蓋其先  
祖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為間者五衡  
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  
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  
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其性雅好士遇佳士友  
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奕棋暢詠相樂  
以窮昕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君仲升章  
君任堯彭君庭堅皆嘗游憩是閣者至正甲辰  
之歲黃巖高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舍為予每過  
高君必登閣而坐鼎周及其子觀輒款留講論  
古今觀年弱冠善執子弟禮且好文學鼎周能  
繼處士志而觀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  
致賢士來游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于斯  
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  
登宋甲科高宗時為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  
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  
不泯者尤可誦也觀來請記故書之以示後人  
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青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事于屋傍蒔竹蕨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窗戶之外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于郡庠之寓在奎文閣後齋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環視其傍則頽然荒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為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謂君曰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

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今居之居未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已迂乎君笑曰子知吾室之名未知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其鄉而居温居閣今三十餘年矣吾每念祖宗之正壑與先人之澈廬間居燕坐其心常往來于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至于瞑目而寐則其身忽處于故鄉之屋而竹尚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人哦詩誦書其下如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

居亦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而在此乎  
為是而名吾室惡可謂無其實哉予因悟曰我  
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于無  
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為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顯氏名其樓曰聽鶴始予聞  
之意夫鶴之為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  
其聲清厲故喜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于知  
時子顯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于是也

既而徵予為記乃得以質其故焉子顯曰易不  
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子繫傳則以言  
行為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迹而  
見乎遠吾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吾每  
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予  
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  
有得于易者矣夫易之為道至廣至大至精至  
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地間唯萬物萬  
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

必觀其象而省諸躬故天行之健也我則以自  
強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觀山澤  
之損而以之懲忿窒慾觀風雷之益而以之遷  
善改過易之為象變化不盡而反之于身無非  
道之所在也然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  
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觀鶴鳴子和  
之象知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間于幽遠也則  
必致察于言行之間焉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  
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言行動于跬步之內而  
應于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惟恐  
其有失口于人而失足于人也寡尤寡悔其機  
豈在外哉非深于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顯可  
謂善學而深有得于易者矣雖然子顯之于言  
行豈獨聞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蓋將無時  
而不謹雖閒居獨處寂然閑然之際而所以自  
警者必常若鶴鳴之在乎耳矣予處少長而言  
不知勸行不加修方將從子于聽鶴之樓相與  
論義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先孝寺記

粵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宮徧乎  
海宇而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  
郭近市而左右乃背負山林麓邃幽是宜仙佛  
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舍其居  
立淨土院唐中廢為白馬祠咸通間辨才大師  
慧笈以禪定之力咸通避去復建焉屢更賜額  
今之報恩先孝則安紹興十七年所賜也舊有  
大藏經刻留布真銓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

之閣昔賢名人徃徃于斯遊觀吟詠遂為閩之  
望制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由江浙被  
命來鎮閩省島夷據城以拒火燬寺公召兵討  
平之異日言及寺之燬也喟曰寺燬靡存以我  
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詣溫起前歸元寺住持  
法性圓辨禪師智順為之主而屬以興作焉先  
是禪師嘗造浮圖于淨江山公道溫見而嘉之  
故有是舉至則拂穢草除燼土購財僦上千指  
彛彛後而行宣政院副使側實世鑑復鳩資以佐

其費肇是于癸卯之五月越明年冬告成覺皇  
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  
像設咸備庀備有舍儻功之亟觀者皆駭既乃  
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惟釋氏之道以色相為  
虛幻是故古之桑門卉衣木食林上巖棲唯究  
觀夫空寂初奚有慕于外乎至于後世徒象寢  
繁叢林日廣于是乎崇屋大廈而不以為侈施  
彰五彩而不以為華其或庫狹簡陋則為之徒  
者且不能一日群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  
廢之功不免于壯麗者豈獨以歆動流俗而夸  
耀乎人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住坐臥于中而  
修焉證焉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  
之日歲艱物價而茲寺之構暮月以完炫金碧  
于瓦礫之墟而幻寶刹于劫灰之後何其盛歟  
向非禪師願力宏深規猷有素孰能成之若是  
之易而藩大臣為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蓋謂之  
西方像教威靈赫奕必能贊延丕祚而陰騭黎  
元非但植福田利益于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鉄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閔樞得其宗要辨說無碍距辨才之世凡七十  
一傳方將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締造經畫乃出  
緒餘其道蓋不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

甲子記

竹西樓記

溫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濱東臨海西  
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  
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麓而入峰巒迴  
抱不復見海其中得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

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  
明教浮圖之宇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隣  
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  
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詠膜拜潛光院東偏石  
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  
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  
檜檜柏有泉石烟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蓋  
竹之高標清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况云鄉  
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弼

咸賦詩以歌詠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  
言而知矣石心修為之暇游息于是山雨初霽  
冷風微來如挹琅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而又  
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脩脩然若  
遊于造物之表而不知人世之為人世也石心  
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  
尚故能不汨于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  
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歟若其孤介之質  
清修之操真可以無愧于竹哉樓建于某年石

心之師曰德山寶經營之石心名道整至正十

一年七月望記

會去木石居記

居必以群群必以類群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  
其類者不可與之群而况與之居乎人之于人  
類也禽獸草木之于人非類也麟也鳳也龜龍  
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群而居則未始可者  
也會稽生子之同姓而氏曰胡者乃號于衆曰  
吾之所與居者木石也衆矍然異之曰胡子首

圓足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  
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  
胡為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思之胡子之  
意盖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  
擊搏觸鬣弱肉強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淳  
化澆漓朴變虛偽狙狡詭詐內藏坑穽貌人心  
禽若是乎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群類難與  
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與石  
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于吾心者焉今夫木

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材足以備器用充棟梁  
而其高至于百尋上干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  
之直者有過于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  
盤盪然徑尺之璧希世之寶或韞于其中水之而  
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闕然則物之剛者  
有過于石者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  
性既直且剛固于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  
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之剛也而涵  
至寶焉胡子負材而懷寶方將出為世用又豈



終于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為  
知言既名其室遂請予記之胡子者溫其名遵  
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實  
並蒂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  
而稍加大焉端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  
為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  
史孔洵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

浙省都事林彬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翁  
仁德元合洲沙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  
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  
榴示客客傳觀之咸嗟歎稱賞曰此瑞榴也不  
可以無述伯恭乃請客賦詩而屬高為記予謂  
祥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召有開必先吉凶  
善惡各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  
者也維茲和氣薰蒸達于厚地發于植物積善  
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為物也內蘊精華

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其數五者五為  
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為賢非子孫賢哲之象  
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于此九  
莖之芝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載于簡冊世  
所罕見茲榴之瑞可與並紀曰國曰家厥應則  
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伯恭以文魁江浙登進  
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掾除福建省管勾今為  
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弟常為樂清主簿嘉誠各  
從仕樞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確以茂才舉為  
文學官華萼相輝喬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  
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問學才藝衆所共推  
而心甚坦夷于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  
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育艾也永  
錫祚亂世濟其美他日符瑞之應不有其徵而  
可信者哉伯恭名溫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  
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

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鄉日嘗過子中子中邀  
予登樓飲酒予乃游目環視見夫川源平衍峰  
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北瞻青華墨城之  
聳西覽雁岩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  
觀日月之所出與夫容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焉  
凡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數百里外所有之  
物舉不能逃吾瞳睫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  
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試為  
子中言之子中當試為吾聽今夫人之有日所  
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明所見之遠近  
實繫乎所處之高下焉故登而望高則雖千里  
見者遠身之所處者卑則目之及者近理固然  
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于崇高之地使  
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  
無遠弗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  
子之明也必燭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  
謂乎子中必居暇日俯仰于斯樓之上而加修  
省于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為益也大矣夫豈徒

曰居高明遠眺望而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  
吾請終身用之弗忘於是書之以為記

農樂堂記

清和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為予  
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  
近舍園畝樹桑以蠶植麻以績而衣有餘之布  
嘉蔬異果時食其新蓄雞豚以供饌饌吾春秋  
課耕藝督斂獲徜徉于隴畝畦圃間與與如也  
稽事既已租稅畢輸則為酒醴具甘旨以朝夕  
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為  
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吾居敢請子言記  
之夫當天平之日而耕田鑿井以食以衣  
榮辱不得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憂  
患者皆無與於已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  
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  
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愁終日以奔趨  
而于賦畝稼穡之事則以為大勞而莫之為也  
夫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隨

以鞭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耶  
今文瑞不樂於彼而樂于此誠可謂得其樂者  
矣雖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  
于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剝剝其材而使  
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已  
自非為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使天下  
之農皆得其所樂哉吾故重有感焉於是乎書  
以為記

蒙齋記

予友李黼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來求  
言記之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  
之初混沌未開空伺顛映昧昧昏昏而莫知其  
所為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難在于蒙而  
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  
不具於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  
其未發之蒙純一無偽外物之未敢情欲之未  
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  
至於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實而

輝光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  
養而不以其正亦於蒙而已矣是之之謂自棄  
雖然欲養蒙以入聖曷觀易之象而求之于山  
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  
為物流下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  
放手四海夫孰能遏之是故君子觀泉之出未  
有所適也則務學以效其本觀水之勢必行而  
不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  
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讀聖人之書求古聖賢之  
用心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必遷聞義必  
徙不為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於作聖  
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  
焉於是書以為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常言之也然求其  
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有為一事善  
則報于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之于人曰又  
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于天不見知于人

則息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之為矣自非  
篤信之士惡乎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  
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黃俞扁之術君畜藥  
于家有疾者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趨之負  
乏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  
子為善不惟其身善而必有利益于人吾既不  
用于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  
者事也吾從事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  
之積乎于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

物者之于人固未嘗屑屑於應感然亦未有久  
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由  
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  
覆篲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  
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  
况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知  
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為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  
以襲行君之善則為天之所佑助豈不益綿遠  
而弗替乎哉予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

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匯者為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遊覽者曰鎮嶼曰明山曰龍門山鎮嶼正當海口捍潮汐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龍井之北有立石高可三丈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窗櫺狀俗呼石櫺窗明山上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破脅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為瀆數回顧其母放水勢多曲折有松瀨泉泉甘冽以煮茗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焉僦屋數間日洒掃其圖畫琴書蓄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



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  
凡八俾詩人歌詠之好事者以彥名故率多來  
遊由是梅灣之名遂傳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  
以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  
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亦待  
人而然耶彥名尚志節問學才器出于人遠甚  
沉冥善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真長往而  
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污棄家遁逃來  
從彥名居數日盡得梅灣小隱之趣蓋非遁世  
而離俗者初未易以語此也彥名求予記之遂  
為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為教也立學于國序于術庠于黨而家則  
有塾師儒之職官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  
甚貧之民故人生於其世者無貴賤皆得以學  
而其教人之法自洒埽應對進退以至于修己  
治本末精粗復無不脩是故賢才盛禮讓之興  
而風俗美降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

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于是乎惟富  
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  
有俊秀之質亦終于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  
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于壺山之下而宅  
焉乃謀諸從子闢塾于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  
之子侄而教之幣帛饗膳之費咸出於已趙氏  
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  
君新實主之絃誦之聲揖遜之容習辨之習濟  
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傳焉收  
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  
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  
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  
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于是者循小大之  
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利  
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  
負爾父兄教迪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

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贛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氏名固舊志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捷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丕聞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為江東聖濟顯仁元慶忠烈感應靈惠王令所在有祠而江東西元盛句吳孟君拭總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于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是君陷于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救遁去潛謁神卜之而吉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于溫因誓為立廟及茲

茲邑敷政布條弊革奸屏民既順令乃致力於神暨尹季光相厥攸址爰陟茲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筍之徵以定其居蓋贛之廟中故有石筍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祥若有字契于是鳩資工既締構塗墍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循山麓見石罅流沫如縷命去穢壤斧石而治之甘泉溢出考長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惠泉君曰諾茲殆清漲之培歟清漲者自贛抵萬安灘磧之險十有八舟遇旱

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輸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曰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祥咸曰休哉災沴必禳牲醴日至靈貺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乎民用益敬高嘗往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岡巒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躍而止于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之而神之于茲爰宅其英靈肝響必將禦災捍患福於吾民者無有窮已矧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予僉來徵辭以刻諸石乃紀以詩

其詩曰

維古有神于贛開績越羸而劉明祀杓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封錫代加袞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裡勿替昭垂令式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新昔君在昇矢死靡屈陰隲爾忠忱禱無拂履虎勿咥伊誰之麻立祠報貺正直是求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妥靈有巖啟廟基作石筍之北神則定之清漲之流泉復應之基祓我瘡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醪食

父老有言君庸我祗俾神我福我祗以寧神惠  
于民神佑于國天子萬年景貺無數

坦庵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弗險巖也至坦明而  
靡幽昧也苟有險巖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  
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星辰風霆雨露  
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土石草木  
百物地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  
婦皆得而知之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

之書有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此豈君  
子之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  
知自治其心而習於詐謀功利之謀於是乎游  
心于至險至幽之域若將使鬼神不能闢其奧  
者然後貌深情雖曰難知而誠中形外卒莫能  
揜不足欺人而適已勞已究其所由蓋非人之  
本心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  
子坦蕩蕩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天台某君祥  
卿名其居室曰坦庵蓋有慕於聖人之言而取

以自為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於時歷宰  
樂清永嘉二邑其為政也不煩苛徼倖故能獲  
乎上而近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贊善陳  
君穎達為作飛白書碑揭諸楹予故為之記既  
以廣祥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溫之樂清東南為巨海有山曰玉環在鉅海中  
島嶼縈紆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  
者凡數千家有佛氏宮八所而靈山壽聖寺為

之冠其寺背負大峰若展屏障左右之峰隆起  
翼兩旁對峙翔伏而迴抱其前處乎內者視不

見外自能望之隱莫之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為  
最寺始建于咸通間初桑門樂公者芟屏藩翳

結茆居峻西日課妙法蓮華經朝夕鳴鐘磬聲  
殷嵌谷里人異焉迹聲所殷地創蘭若迎輿居

之聞于朝朝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  
典故錫令額其徒曰誠公曰竟公提海為田衆

由是乃聚而處業用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更

唐及宋以迄于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真  
公之振發皆有功于寺者也至治壬戌燬于災  
金碧之區悉化灰燼僧一漁惠宜咨詢其衆曰  
事不為無成成不成在為之力與不力耳吾屬  
勉無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奚患無成哉  
僉以為然而善來者遂以營構為己任銖累其  
衣鉢之貲得千七百餘緡倡立佛殿及巖像設  
又粥地伯五十畝有奇為寺之經用至順午庚  
一瀟成王門西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  
演法之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淮成于至正乙  
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于至正庚子而多寶法  
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壽  
賢惠超或贊之資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  
廬危沼衆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堦瓦宇綿聯丹  
雘炫耀輝映林壑舊觀復還而加壯麗斯鏞昏  
鼓法音梵唄寒暑勿替隱若大方殊勝叢林鳴  
呼近年以來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  
浙閩招提巨剎隳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

寺乃能收廓墜緒非獨其地之斗絕幽竇塵世  
 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  
 繼孰能兢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  
 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  
 繼今者顧前人經畫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宏大  
 之則度乎愈久愈感而凡其徒之逸居于是安  
 食于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滅寂無生之學以  
 毋忝爾大雄氏之教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  
 者故為之書寺僧思寧未奉正宗惠然永亭祖

璘文琮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寺尚能紹續厥  
 志云

遊羅源縣蓮花山記畧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  
 多清泉怪石子道經邑閩省左司郎中葛君理  
 問王君要與同遊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  
 鑑池泉自池中出石龍噴注池內其聲冷冷然  
 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  
 雄偉出寺旁石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連山



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室厯厯在目中自亭轉行  
至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鐘潭其前有方池  
池之畔為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見補  
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音  
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高廣四  
五丈許勢如虎踞龍蟠狀泉水自巖罅涓涓流  
出如綫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鐘方池  
其源皆出于此龍虎之山有筆硯峰二石相並  
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平筆硯之間有

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游者多在  
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窞峻坂  
雖有心目之適然其為勞也亦至矣茲山去縣  
治不過一里無躋攀登陟之疲而泉石幽雅賞  
玩不厭亦可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  
良仲溫永喜陳高子上靈武王翰用文沛郡朱  
希文仲綱東萊太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初至正  
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記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終



